



对于部分父母、祖父母年迈体弱、需要贴身照料，且在大城市发展空间受限的年轻人，返乡甚至辞职成为“全职儿女”，专职照料长辈，成为新时代特殊的家庭生活模式。

“从社会成本视角来看，独生子女、独二代群体返乡同住，利弊特征十分鲜明。”李爱铭向记者分析：利好层面，除了降低生活成本、缓解社会公共资源压力外，最核心的价值是重塑亲密家庭关系。传统模式下子女成年离家、亲子异地分居，极易让家庭进入空巢状态，造成两代人情感疏离、亲子关系淡化。而青年返乡重聚、同城同住，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，填补了空巢家庭的情感空白，修复并深化亲子联结，实现代际双向情感滋养与生活互助。

而弊端也尤为突出，在原有问题基础上衍生出更现实的社会隐患。“一方面，长期共居的代际观念冲突，会压缩青年个体成长边界，同时过度的家庭托底，会延缓社会公共保障体系完善；未来独二代还将面临赡养多位老人、抚育后代的多重压力，家庭抗风险能力持续弱化。另一方面，部分青年以‘逃离大城市压力’为目的返乡，被动居家、变相‘啃老’，既没有主动规划本地事业，也不承担家庭责任，不仅大幅加重父母的经济与生活负担，更会逐步弱化自身的社会适应力、家庭责任感，陷入躺平摆烂的恶性循环。”

李爱铭还表示，从社会学与亲子维度来看，想要平衡青年返乡的利弊，需要构建双向制衡、双向赋能的相处模式。“对于成年子女而言，需恪守子职本分，摒弃返乡即躺平、依附父母的错误心态，主动承担赡养照料、家庭劳动的责任，依托本地资源深耕事业、实现自我价值，以独立人格尽孝，而非被动依附家庭。对于父母而言，需适度放权、理性托底，不包办子女全部生活琐事，不过度干预子女的职业选择与人生规划，避免过度付出催生子女惰性。”就社会层面来说，则需配套完善县域就业、



欧美年轻人因为学生债务沉重、房价高企而不得不回家与父母同住。

养老、育儿保障，让青年返乡是理性择优的双向奔赴，而非逃避压力的无奈退路。

比较中、美、欧年轻人“回巢潮”，可以瞥见欧美学生债务沉重、中产萎缩、房价高企，多重压力叠加下，西方青年人的回家自带强烈的羞耻感与挫败感，与个体从小到大接受的独立价值观激烈冲突。社会舆论也始终带着悲观底色，将这一现象解读为“美国梦破裂”“西方阶层跃升通道关闭”，是整个社会发展活力衰退的缩影；而东亚年轻人返乡，至始至终带着家庭共同体的文化底色。

家庭从来不是独立人生的“对立面”，而是天然的互助单元与风险缓冲垫。成年的标志从来不是“离家独居”，担当责任、维系亲情、立足生活，才是大众认可的成熟定义。子女与父母同住、就近帮扶、家族互助，是延续千年的生活常态，不存在人格不独立、人生失败的负面标签。年轻人放弃高压的大城市内卷，换取更低的生活成本、更稳定的生活状态；父母提供陪伴与生活帮扶，以家庭资源对冲时代的生存压力，形成合力抵御外部不确定性的共生模式。

应该鼓励年轻人依靠家庭突围，还是创造条件让年轻人不用依附父母也能独立立足？这是一道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难题。